

## 九个月的 "名义"知青生涯

严格地说,我不能完全算成上山下乡的知青,1968年我毕业于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学,按照当年的规矩,我理应下乡,虽说我们这些农场机关及工业单位吃商品粮的子弟无需下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总得去个农业分场干些农活吧.凡事总有特殊,越往基层越甚,我们那个中学的老三届几百号毕业生中,总共只有十个人没下去而留在了场部的葡萄酒厂,其中就有我,凭什么我能和那九个当时的权贵子女排排坐?我们家可是没权没势的啊?山不在高有仙就好,水不在深有龙则成,官不在大有权则灵,我有个本家堂兄(是一站对了队的工人)正好被派往学校工宣队当头目,又正好当了毕业生分配小组的副组长,自家堂妹嘛,开个后门就留酒厂吧.于是乎,我就没去修地球,而去酒厂的制麴车间战天斗地了.

俗话说好事成双,运气来了是挡也挡不住啊,在我每日每夜和那怪怪的酒麴打了九个月的交道后的1969年夏秋之间,黄泛区农场与周口地区合建了个发电厂,酒厂的书记被派去做新建电厂的书记,此公很够义气,一鼓脑儿把所谓下放来的十个知识青年全带去了电厂,我又被正二八经地正式招工进了电厂做了运行工,"工作关系"也就从"知青办"转入了"劳资科",头上的"知青"帽子摘了,成"工人阶级"了,1977年又调去周口地区新建电厂当主值班运行工,一口气做了近二十年的电工,直到1988年来美陪读前,好歹也升成了六级工老师傅.

虽说我只有那短暂的九个月的与农业无关的知青生涯,但我嫁的是转战大江南北,落户江西河南两省的资深知青,故而上山下乡则是我们夫妻经常的话题.华盛顿知青协会的活动,我苦于工作没法经常参加,但还是很关心的,借此征文的机会,用文字和大家谈谈心,也算是了了一了我的知青心愿吧.

(作者阎凤真,68届初中毕业于河南省黄泛区农场中学,虽生长在农场但家在农机修配厂而从未干过农活,68年大伙儿下乡又好运道地下到了酒厂没滚一身泥巴但沾一身酒糟气儿,1988年来美陪读,现在美心超市收银,相信很多读者见过我.)